

## 空氣巨象

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時大概還有神存在。研究所的學長姐，應著神的旨意，親手用木頭造了兩大列的植栽箱。

箱上種滿了各種家用香草—薄荷、迷迭香、萬壽菊，它們都是未來的許諾。學姊說，春夏交替的時候，我們大家就能喝到有機的花草茶。植栽箱放置在研究室外的長廊，長廊之外是無盡的荒涼。

荒涼，一開始是無人的樹林。當我走進樹林後，所說的言語也是無人聽見的落葉。獨自一人的樹林，荒涼孕育著更多荒涼。但我仍然靠著長廊的欄杆，把荒涼的問題種成藤蔓。

藤蔓行走著苦難，一個偽善的信徒正在贖罪。我很常問著自己，究竟為什麼要唸著人文科學的研究所。欄杆上開滿了斑斕的花。老早留在所裡的學長姐、教授們，都把學術的無目的性，說成一條崇高而漂亮的河流。

河流深不可測，沿著它走，就能擺脫蠻荒的林地嗎？河流泛濫成災，有時一不注意，就會被捲進沒有盡頭的暗流裡。河流，我親眼看見，有位寫不出論文的學長，沉進了它蔚藍的胃底。

河流是多麼殘忍，所以神才造了箱子。當河流沖刷著我時，我很常偷拔幾片香葉，在指尖搓揉出提前兌現的幸福。於是植栽箱們，都成了末日前的諾亞方舟。

兩、三秒的救贖，香草生命的極限。我常想現代人的救贖，往往是件很輕易的事。唐三藏要渡過七七四十九劫，才能取到西經，現代人只要一個 Google 鍵，所有應有的經文，便在眼前一覽無遺。

三秒過後，我又摘了一片迷迭香。學姊有時會問我，為什麼長廊的香草，長得如此緩慢。我藏起帶著香氣的指頭，假裝不知道地離開。離開，我也曾想拖著河流浸濕的腳，把荒涼跳成輕快的舞步。

我不清楚校園有多少人，也是苦難的信徒。但是當我把荒涼跳錯成，更拮据的生存時，整座校園廣設了如長廊外的植栽箱。城市大概是大型的潮濕房間，一但有人覺得什麼是幸福，所有城市的角落，都會長滿天使遺落的毛菇。

看著這些失去信仰的毛菇，我曾替他想過一個冗長的名字：頹廢的伊甸園—讓人幸福的城市農園。上帝大概沒想過，在百年後，脫離農園的人們，又重新地在背棄農地的水泥上，重新種回自己的意義。

於是這一長串的名字，不只種著對幸福的再次詮釋，也種滿各種農作物，辣椒、茄子、絲瓜。承諾忽然之間也變得好容易。看著它們，我亦想種些什麼，於是便在 word 上，種植飄渺的文字。想不出論文解答的時後，我也是一個 Google 鍵地，胡亂地找尋肥料。一片肥沃的森林，也在我房間盛開：兔腳蕨、藍捲柏、

空氣鳳梨，這些植物都是夢在現實的芽點。

我朋友曾來過我家一次，當他看見我的植物時，很訝異地丟下一句：「別把藍捲柏放在床邊，植物會吸人陽氣的。」可是我真的太愛它了，所以在朋友離開後，我又把它放回床頭櫃上。

床頭櫃上，其實死過好多盆植物。這些植物以往都被我裝在玻璃瓶上，漂亮地獲得乾燥生命。沒有得到滋潤的生命，不事生產的研究生，我會不會其實也是這些植物的其中一員呢？

藍捲柏蔚藍的葉面，亦是一條沈默的河流。與以往空去的玻璃瓶一樣，都沒能活成一個答覆。我把它們全都帶去研究室。那時將近聖誕節，我想與研究室的朋友，親手種出屬於我們的聖誕樹。但我們所擁有的，從來都是匱乏。

匱乏也許最為接近神，最初我們是那樣想的。於是我開始向別人索求不要的酒瓶與酒罐。久而久之，倘若有人擁有多多的酒瓶與酒罐，便會放在我位置上。

用酒精澆灌聖誕樹的日子裡，我時常一進研究室，便先看到靈魂散盡的瓶身，橫躺在我讀書的鐵桌上。那些空空的酒瓶是誰喝完的？他們為什麼喝酒？我始終沒有把這些問題丟出，僅是靜靜地把他們全都綁上鐵梯的橫槓上。

畢竟自己是活得像黑洞的那種人。我常常和一群也是黑洞的研究生，在我們佈置好的聖誕樹下，靠在長廊的欄杆上，看著樹上的廉價霓虹燈，他們每一次的閃爍，都是跟自己生命進行博弈。

我們也會買著特價的啤酒，在樹下討論不切實際的問題，比如生存的意義，對社會的貢獻。我媽有時會在這頹廢的夜晚，從遠方撥打電話，詢問著我的未來。

我支吾難言，每一步的敘事都是快熄滅的燈。我也想跟我的母親，分享關於我做的聖誕樹，卻仍把話懸成黑洞。所有的問題，最後伴隨著他人的眼光，匯集成一陣急著走過的夢，它們輕輕吻過我們的聖誕樹，樹上的酒罐碰撞著彼此，發出扣嘍扣嘍的乾杯聲，彷彿一個答覆。

答覆又指向什麼呢？當世界所有的問題都被解開，人們是不是就能蓋出通往神所在的巴別塔呢？但是在行憲紀念日與耶穌打了一架後，我們用酒罐蓋出的地基，又都再次被推倒。

我的論文沒能活過那個冬天，方舟裡的救贖也被曬成黃昏，所有的一切全都萎縮成原點。朋友說，他挺羨慕以前神話的英雄，至少還有明確的末日怪獸，等著被人打倒。我們現在的生活，還有什麼能打倒呢？

這些話在樹下，都串連出很漂亮的星光。它們有時紅，有時綠，生活的風向，老早把思想吹得遠遠的。我才忽然明白，尼采當年把善惡的彼端全都連成相同的那條海平線，現在只是無所謂地，被拿來當作紀念的燈飾。

這些從學院買來的燈飾，在生存面前，都只是奢華的玻璃瓶，我們從未擁有連結他者聲音的電氣，更別說支付昂貴的電費。只能任憑老闆在我們面前叫賣著：馬克思一斤五百，涂爾幹跳樓大拍賣，時下最流行的布爾迪厄，還有人要喊更高的價碼嗎？

早些年朋友還會跟著喊高價格，但當年紀在他身上，也流成一個避不開的黑洞。朋友只能放任自己，蜷成一條在螢幕前的蟲，積極地在網路上砍殺風車怪獸。我們究竟在對抗些什麼？

是某種讓我們內縮成黑洞的詛咒嗎？還是世紀末的空氣巨象？說來說去，其實我們連真正的敵人是什麼，都還搞不太清楚。但也不是每個研究生都像我們，也有些人能把自己活成飽足的太陽。他們善於把光都壟斷在自己身上，就能在下次綻放，得到更多的目光。

我們就有位太陽朋友，他研究正義的命題，也總喜歡積極地幫系上的忙，再把這些接來的案子，一個一個丟給其他人完成，輕鬆地把自己活成下一個阿波羅。

左派還是右派？也不過是河床底下的昂貴飾品。河流，我想起學長在被吞下前，是這樣說的：「什麼都是假的，只有畢業是真的。」但即便如此，我與朋友還是尋找著，那一頭把我們踩成黑洞的，空氣巨象如今走到哪兒了？

在巨象踩過的腳印上，都市農園吹起了泡沫。那些人們留下的方舟，只剩下貪婪開成一片花海。朋友後來也放棄了，他不再說犀利的語言，他說我們該看清楚現實。

現實也許才是淨土，許多左派的朋友，一個接著一個從方舟爬出，他們重新走上街頭，向陌生人兜售起保險。都市的遺跡，一種快要絕種的舞步；過往的人們，此在的幽靈，生活從來都是一場艱難的舞會。

城市，河流，不斷過時的敘事，一個荒涼的字眼，最後從我眼裡長出。此時，我才驚覺當初的植栽箱，其實是預言尚未降臨的墳場。這些植物，早在土裡隱喻著，多年後必然的死亡。

這些艱澀的語言，活成背骨的交換。母親後來又打了通電話給我，電話那頭，許多破碎的啜泣聲。她說外婆顱內出血，周圍的親戚不忍她在受苦，覺得應該要拔管。她說她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河流終於也淹成大海。大海輕輕吻過我的雙腳，濕透的指尖彷彿說著，留在荒涼的學院裡的我，從來都只是虛偽的任性。

周圍的人們來來去去。退潮，潮間帶裡都是生命的幻象，漲潮，空曠的海面，擺盪著釣著文字的論文。朋友說，他這學期再沒寫完論文，就要走人了。我說，你走了之後，要去哪兒呢？

沈默最後在研究室裡，盛開出一片野性的草原。當年快死的藍捲柏，很意外

地活過了冬天。像極了現代的人們。再過不久，朋友會用什麼材料，填補心中的黑洞呢？

沒能找到空氣巨象的日子，我躲回了昏暗的房間，一邊用著難懂的理論，縫補著經驗的屍塊，一邊想著關於朋友，關於我們未來的救贖，它們如何可能、如何不可能？

我還是想不出答案。生活是一頭看不見的空氣巨象，能繼續生活的年輕朋友，都是劫後的花草，兀自地綻放餘生的頹廢。